DOI:10.13718/j.cnki.xdsk.1985.04.008

汉代“白狼夷”的族属新探

刘尧汉　陈久金

我国历史上，首次赴首都洛阳歌颂祖国强大统一政权的，是西南“白狼夷”部落首领“白狼王”唐蕞等一行。他们在东汉明帝（58——75）举行的宴会上演唱出颂辞《白狼歌》三章，“帝嘉之，事下史官，录其歌焉”。由此载入当时史册《东观汉记》及《后汉书·西南夷传》，千古传颂不绝，迄今尚有国内外学者进行研讨。这三章汉夷对译的《白狼歌》辞，在我国文学、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现将当时汉夷对译《白狼歌》三章列下：

第一章　《远夷乐德歌》

1.	大汉是治	提官隗构
2.	与天意合	魏冒踰糟
3.	吏译平端	罔译刘脾
4.	不从我来	旁莫支留
5.	闻风向化	微衣随旅
6.	所见奇异	知唐桑艾
7.	多赐缯布	邪毗继𫄨
8.	甘美酒食	推潭仆远
9.	昌乐肉飞	拓拒苏使
10.	屈申悉备	局后仍离
11.	蛮夷贫薄	偻让龙洞
12.	无所报嗣	莫支度由
13.	愿主长寿	阳雒僧鳞
14.	子孙昌炽	莫稚角存

第二章　《远夷慕活歌》

15.	蛮夷所处	偻让皮尼
16.	日入之部	且交陵悟
17.	慕义向化	绳动随旅
18.	归日出主	路旦栋雒
19.	圣德深恩	圣德渡诺
20.	与人富厚	魏菌渡洗
21.	冬多霜雪	综邪流藩
22.	夏多和雨	莋邪寻螺
23.	寒温时适	藐浔泸漓
24.	部人多有	菌补邪推
25.	涉危历险	辟危归险
26.	不远万里	莫受万柳
27.	去俗归德	术叠附德
28.	心归慈母	仍路孳摸

第三章　《远夷怀德歌》

29.	荒服之外	荒服之仪
30.	土地墝埆	犁籍怜怜
31.	食肉衣皮	阻苏邪犁
32.	不见盐谷	莫砀麤沭
33.	吏译传风	罔译传微
34.	大汉安乐	是汉夜拒
35.	携负归仁	蹤优路仁
36.	触冒险陕	雷折险龙
37.	高山岐峻	伦狼藏幢
38.	缘崖磻石	扶路侧禄
39.	木薄发家	息落服淫
40.	百宿到洛	理沥髭雒
41.	父子同赐	捕苣菌毗
42.	怀抱匹帛	怀藁匹漏
43.	传告种人	传室呼敕
44.	长愿臣仆	陵阳臣仆

这三章汉夷对照的歌辞，历史、语言学者根据它的语音，语法、词汇的特点，有说是藏语[1]；有说是彝语[2]；有说是纳西语[3]；由此推断，白狼夷是藏族，或彝族、

或纳西族的古代先民。近几年来，《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4期发表陈宗祥、邓文峰《〈白狼歌〉研究述评》；1983年第1期发表彦华《〈白狼歌〉族称研究质疑》，此两文提出新意。陈、邓二人说："如果民族语言的比较研究不与民族学，民族历史结合起来搞的话，是很难收效的"。又说："在调查《白狼歌》本语时，我们参考了历史资料，进行了民族情况的调查。在凉山彝族，云南纳西族中没有找到自称'白狼'的部落。反之，纳西族称九龙、冕宁、石棉诸县的西番族为〔ba loŋ〕,疑'白狼'即〔ba loŋ〕的记音。而且冕宁县西的泸宁区，县南的森荣公社仍有自称〔balamin〕或〔balamr〕的公社成员。这就更促使我们从普米族〔旧称西番族〕的语言中探索白狼本语的信心了。"彦华说："我们不妨把'白'的原始藏缅语形式暂拟为plong或prom，由此看来，汉字的'白狼'对译于这个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谓是相当近似的"。并注说："白狼语的系属，我认为是属于普米语支，此处无须赘论。此外，史书上记载的白狼部落的活动地区为邛崃山脉以西的广大地区，也与今普米语的分布地区相合，这些都可证成我们的看法"。结语里说："'白狼'有可能是这一地区的藏缅语特别是普米语支'白'的plong或prom等复声母音节的音兼意译。"此两说基本相同，虽接近于实际，却带有"假设"性质。本文将根据较广泛的实地调查研究，结合有关当地文献记载，对"白狼夷"的族属作进一步探索。

西番人分布在我国西南四川、云南两省的大渡河（汉源、石棉、甘洛）雅砻江（九龙、越西、冕宁、盐源、木里）、金沙江（宁蒗、永胜、丽江）、澜沧江（维西、兰平）等四江河流域上列各县。1900年，英帝国主义分子戴维斯（H. R. Davies）进入金沙江宁蒗和雅砻、九龙、江冕等县，窥测当地各族状况。在他写的《云南——印度与扬子江的链条》（Yunnan——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The Yangtze）一书第三十章《雅砻江的湾曲》里，就把西番人分为四种："楼薄西番"（Iopu Hsi——fan）、"尔苏西番"（Erhsu Hsi——fan)、"巴刺西番"（Balamin Hsi——fan）、"木雅西番"（Muhia Hsi——fan）。"巴刺咪"或译"布郎咪"、或"不刺"，是大渡河南北两岸的"尔苏西番"和川、滇泸沽湖（位于雅砻江和金沙江之间）东西两岸盐源、宁蒗的"普米西番"对冕宁、木里两县自称"里汝"〔lizu〕的西番的称呼。

西番人有普米（披咪），尔苏（或耳苏），多苏（或多须、多续），栗苏（里汝）等多种自称，含义都是"白人"。说普米语的西番人分布于云南兰坪、维西、丽江、永胜和宁蒗彝族自治县等县，约二万人，宁蒗普米约五千人，分布在四川九龙、木里，盐源等县约二万多人。普米语可分为南北两个方言，云南宁蒗县南境新营盘区和兰平等四县为南部方言；宁蒗北境永宁区和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木里县和甘孜藏族自治州九龙县为北部方言；普米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4]。云南说普米语的西番人经国家承认为普米族，四川说普米语的西番自报为藏族（云南宁蒗与四川盐源、木里接界）。

说尔苏话的西番分东、中、西三个方言。东部方言（尔苏方言）分布在四川凉山州甘洛、越西和四川雅安地区汉源、石棉等县，约一万三千人；中部方言（多续方言），分布在凉山州冕宁县，约三千人；西部方言（栗苏方言）分布在凉山州木里，冕宁县和九龙县，约四千人；共约二万余人。尔苏三个方言近于彝语支，更近于羌语支，故归入羌语支[5]。四川各地尔苏除甘洛县暂称"番族"之外，全自报为藏族。

我国五十几个少数民族，在旧社会只有孙中山说过，满、蒙、回、藏四族和汉族成为"五族共和"，实际上并不平等。当红军长征经贵州、四川冕宁、越西、甘洛过大渡河北上抗日、到达延安，毛泽东同志开始提出"允许蒙、回、藏、苗、瑶、彝、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6]。今川北羌族有自己的独立语言羌语，却无文字。而古羌人遗裔之一的西番人中，只有大渡河南北两岸的尔苏人操羌语且保留了古羌"耳苏象形文字"。耳苏文《母虎历书》反映了古羌人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特点，认为天球是由老虎推动[7]。

西番有悠久的历史，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四部丛刊三编本第二十册《四川·黎州》下引西晋张华《博物志》说：

蜀南沈黎高山中有物似猴，长七尺，能人行，名曰玃，路见妇人辄盗之入穴，俗呼为夜叉穴，西番部落最畏之。

又引北宋《太平寰宇记》说，西番在"汉源县境，或即邛崃山"。今汉源县为汉武帝时沈黎郡治，为宋代黎州治。《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五三"说：

淳熙七年（1180）八月八日，枢密院编修官李嘉谋言：黎州边面，近则有邛部川，曰河南蛮，曰女儿城蛮，曰青羌，曰吐蕃，曰五部落。……大抵诸蕃环列，今乃独以焉故，日至太守之庭……黎州过大渡河外，弥望皆蕃田。

这里所说"吐蕃"当指大渡河之西甘孜州藏族先民；"邛部川"，"五部落"当指今凉山州彝族各部落先民，"女儿城蛮"当指凉山州盐源县（县西泸沽湖周围今纳西族，仍保留母系制）；青羌当指盐源和云南宁蒗的普米族；河南蛮当指今甘洛和汉源县的尔苏人；大渡河南岸汉源与甘洛连界处有河南公社，汉源尔苏人即聚居于河南公社。在《通考·舆地考七》"成都府"内有"吐蕃"和"西蕃"。《天下郡国利病书》"四川四·宁番卫"下说：

元时邛都之野立府曰苏州。借苏字之义以名之也。……环城而居者皆西番种，故曰宁番城。

此宁番卫即今冕宁县，当地西番自称"里汝"〔lizu〕，别译"栗苏"。显然，史籍早已将西番和藏族先民区分开了。

从语言来说，藏语属藏语支，彝语和纳西语属彝语支，羌语和普米语（即西番语）属羌语支；这三种语支均属藏缅语族。藏缅语族各族的语言在语音、语法、语词方面与东汉初的白狼语，各有不同程度的相近。这是很自然的。藏缅语族各族都是古羌戎的遗裔。各族在血统上和文化上，与东汉初的白狼夷各有不同程度的亲缘关系。这也是极其自然的。东汉白狼夷的中心区在邛崃山和大凉山之间大渡河南北两岸，这里主要是西番和彝族的世居区。雅砻江和金沙江之间的南境是彝族、纳西族、普米族或西番世居，藏族世居北境。这些族中，那一个和白狼夷的亲缘关系更密切，除语言之外，主要就得看那一个族还保留"白狼"这个译名及其含义如何了。

白狼"是四川甘洛、越西、冕宁、盐源、木里各县和云南宁蒗县的西番人称蚕丝、丝织品为"布剌"（或"不剌"）"布郎"的译音，又称饲蚕的柞树和蚕蛹为"布基"或"布孜"，"柏孜"、"碧基"（毕基），"布"、"柏"、"毕"都是蚕丝的方音别译，也称蚕蛹为"布郎"或"布拢"。甘洛县西则洛公社东南有一个山岗名"碧基"，木里县东南河东公社有村名"毕基"。盐源县有许多村名"碧基"，左所区东境有碧基公社，即以本公社有碧基村为名。凡以"碧基"为名的山岗或村落，都曾有西番人居住过。盐源县碧基公社碧基村，原为西番人聚居，近百年来才有彝族迁入与之杂居。

西番人原采摘柞树叶饲蚕，柞树林因刀耕火种或因野火，逐渐稀少。从汉区传入桑树，西番人才植桑用桑叶饲蚕，却仍按传统原始方法制蚕纺丝。他们把蚕茧剪开，将蚕蛹取出后，用木炭灰水熬煮蚕茧去脂，然后把茧壳扯成丝绵，手捻成丝线，织丝带，或与羊毛混纺成织品。西番人的这种丝织品有悠久的历史，明代尚为西番人的聚居区冕宁县，近年有出土西汉以前的丝绵束[8]和战国时的丝缠箭簇套[9]。目前，甘洛和西番两县的西番尔苏人用传统旧法制丝织品，木里县的西番里汝人用旧法制丝毛混纺织品。

蚕蛹和马蜂蛹都是西番人的佳肴，而西番人把蚕蛹、蜂蛹和蛆虫都统称为“布郎”，至于“布郎咪”（咪义人）的含义则是吃蚕蛹者，或丝织者，或养蚕者。历来同西番人邻居、杂居的纳西族就称西番人为“布郎咪”，于是被纳西族，彝族、汉族笑话成为“吃蛆虫的人”，成了不光彩的名称。在西番人各支系中，“布郎咪”这个名称就集中到自称“里汝”的西番人（聚居木里县东境与冕宁县毗邻的卡拉公社卡拉大队）身上。作为养蚕人或丝织者“布郎咪”，本来是西番人的通称，后来成为西番中里汝人〔lizu〕的专称，成为被嘲笑的名称。“布郎咪”是中国原始蚕丝的首创者，现在为它正名，它是一个十分光彩的名称。

一个正当的族名被歪曲成侮辱名称，在西番分布地区，不乏其例。纳西族古称“摩梭”，它本是西番尔苏人称纳西族为“摩苏”的别译，意思“女人”（“摩”义雌性或女性，“苏”义人），即以女人掌权的民族。现川、滇泸沽湖周围的纳西族还保留大量的原始母权制的残余。由此看来，“摩梭”或“摩苏”一名正确地反映了纳西族的原始历史面目。由于旧社会，当地汉族嘲笑说：“不偷不摸，不成为摩梭”。便使“摩梭”成了侮辱族称。就连纳西族的学者也不能明察，而认为“摩梭”是汉族给予的侮辱名称，而不知其为西番尔苏人给予的正当名称“摩苏”。元明文献称彝族为“罗罗”，彝语“罗罗”的含义是虎，它是一个英武的名称，被汉人咒骂为“死罗罗”，便成为侮辱名称，于是，大多数彝族都不愿接受这个名称。由此可以理解，“布郎”本是西番人的通称，而成为其中一支“里汝”的专称了。历时既久，彝族已不知“罗罗”是自己的通称，西番人也不知“布郎”或“白狼”是自己的通称。

东汉时的“白狼夷”，到唐代散布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境仍称“白狼夷”；到元代称“不剌”，明代称“布郎”。《旧唐书·西南蛮·东女国》记载：

> 东女国，西羌之别种，以西海中复有女国，故称东女焉，俗以女为王。东与茂州党项接，东南与雅州接，界隔罗女蛮及白狼夷。其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为船以渡。

按其地望，东女国在今甘孜藏族自治州，“中有弱水南流”，即雅砻江；其东茂州即今川北茂汶羌族自治县，其东南接雅州即今雅安地区；“罗女蛮”，为《方舆纪要》卷三《建昌边图》中的“罗蛮”，即今凉山州彝族；“白狼夷”即与凉山州各县和云南宁蒗彝族自治县彝族世代邻居或杂居的西番人“布郎咪”。

关于“白狼夷”的别称“不剌”，元代周致中《异域志》卷上《不剌》记载：

> 不剌系西番，出羊马，人狠恶，尚战斗，罕与诸国通。

《异域志》卷下《阿丹》记载：

> 阿丹，其国与儸儸同，乃西番种类，盘瓠之裔也，与云南、四川之境相邻。

川、滇西番人共认其始祖名叫“纠鸟布之丹”，简名“丹”；“阿丹”即“丹”（阿是语助词）。盐源县西番人有董姓，木

里县西番人有党姓，“蕫”和“党”都是“丹”的同音异写。所谓“阿丹西番”所在地区与嘱嘱同，居云南、四川相邻之境，正是四川盐源县（原为彝族自治县，木里县是解放后才从盐源县里分出）和云南宁蒗县毗邻的泸沽湖地区。这里是彝族，纳西族，普米族及西番人邻居或杂居。“不刺”就是西番人（包括云南普米族）“布郎”的别称。

“布郎”在有关云南、四川当地的明、清文献里有记载，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09《大学衍义补·永宁府》下说：

土官卜都各吉，洪武（1363—1402）中以故元永宁州来归，授土知州，死；子各吉八合嗣。永乐三年（1045）率香罗、革甸、瓦鲁之，喇次和（等）番夷（西番）火头板必他，布郎、给分、阿只苴等入朝。上喜之，升永宁为府。

明代的永宁州或永宁府即今云南宁蒗县北境永宁区，东与四川盐源县左所区沿海公社（即泸沽湖东岸）相连，北与木里县屋脚（乌角）、依吉、俄亚三公社毗邻。永宁府土官各吉八合（纳西族）所属四个西番伙头之一的“布郎”，本是西番人的通名，作为西番四个小部落的专名，并作为部落头目伙头的人名，又作为西番人所居山岗名。

雅砻江和金沙江的分水岭名为纳拉山脉（彝语和纳西语“纳拉”义为黑虎，“纳”义黑，“拉”义虎），它上面的泸沽湖界于川、滇之间，东属四川盐源县沿海公社，西属云南宁蒗县永宁公社。泸沽湖北岸有一个山岗名女山“干木”（纳西语“木”义女，“干”义山），西麓属云南永宁公社，东麓属四川沿海公社。此女山东麓向东延伸的一个山岗名“布郎山”，位于泸沽湖东北岸，属四川沿海公社，曾有西番人聚居，相传西番人的布郎山是纳西族的干木女山的男伴侣之一。布郎山岗有许多村原全是西番人居住，自十九世纪以来，几全由彝族迁此，现仅有绍卢村是西番人聚居。其中一村名“拔佳”，原是西番人的一个名叫“拔佳”的氏族居住，现为彝村。西番人拔佳氏族西迁云南永宁公社，自成一村仍叫拔佳村，为当地普米族聚居村之一。云南永宁公社普米族居四川沿海公社西番布郎山，已不认为自己是布郎人，现居盐源西番布郎山绍卢村的西番人，也不认为自己是布郎人，都把这个名称推给木里现尚从事原始制丝织品的西番里汝人〔lizu〕（又译“栗苏”）。

综上所述，羌彝藏、纳西、普米等族及西番人，都是古羌戎的遗裔，它们与汉代白狼夷有不同程度的亲缘关系。“白狼”的含义是养蚕人或丝织者“布郎”、“不刺”的译音，它是川、滇西番人（包括普米族）的通名。由此可说，西番人是汉代白狼夷的嫡系遗裔。

西番人以擅长歌唱著称，云南宁蒗县永宁公社西番聚居村木底箐的普米族老人纠乌布之丹·披力达石（1979年，75岁、汉名曹品初），曾到昆明、北京演唱。他们的祖先白狼王唐蕞等在公元一世纪时，曾唱到首都洛阳。白狼王的遗裔之一甘洛县西番尔苏人保留老虎推动天球的天文历法典籍，它在中国科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西番中的尔苏人（或耳苏人）和里汝人的原始丝织法，是中国丝织法的渊源，这在中国科技史上应具更重要的意义。

〔1〕 王静如《东汉西南夷白狼慕汉歌诗本语译证》，《西夏研究》第一集，前中央研究院专刊1930年版。
〔2〕 丁文江《爨文丛刻》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马学良《彝文和彝文经书》，《民族语文》1981年第一期；马学良、戴庆厦《白狼歌研究》，《民族语文》1982年第2期。
〔3〕 方国瑜《么些民族考》，《民族学研究集刊》第四期，商务1944年版
〔4〕 参陆绍尊《普米语概况》，载《民族语语文》1980年第4期。
〔5〕 参孙宏开《尔苏（多续）话简介》，载《语言研究》1982年第2期，刘辉强《尔苏语概要》，四川省民族研究所1982年7月参加“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论文。
〔6〕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人民日报》1953年9月9日。
〔7〕 刘尧汉彝族、宋兆麟、严汝娴、杨光才耳苏人《一部罕见的象形文历书——耳苏人的原始文字》，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1年第3期。
〔8〕 西昌地区博物馆，冕宁县文化馆《冕宁县三块石古墓葬清理发掘简报》，载《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集刊）1978年第2期。
〔9〕 藏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